

新餘村

蕭放編著



目 錄

喜重逢	一
宅院換舊主	三
鐵樹開花	五
父與子	七
赫大娘	二二
出家人還家	二三
清明節	二四
不是瘋病	二六
扎根	二八
避地	三〇

新餘村·····	三三
一個農民代表的話·····	二五
胡大脚·····	二五
許開杏學耕地·····	二七
胡淑珍識字·····	二九
劉柱娶媳婦·····	三一
姻緣·····	三八
改嫁·····	四〇
光榮人家·····	四三
驚鴛枕·····	五六
翻身人民的兒子·····	六〇
母親·····	六五

一封情	六八
『不讓我去可不行』	六九
『宋青天』與『宋人命』	七一
還鄉夢	七四
晚會	八一
留羣編筐	八三
王老五	八五
換腦筋	九三
喬連成和他的合作社	九九
一張照片	一〇六
去見毛主席	一〇八
站起來做主人	一一〇

喜 重 逢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東台縣，鬧着嚴重的飢荒，天災加上『地主災』，逼得窮苦農民把能吃的草都吃光了；可是地主家裏卻糧食滿倉，不肯救濟。

三月十四日早上，李春光看見老婆手裏抱着的「二寶」黃皮包骨，張着小嘴。他沒奈何想去找地主『崔大太爺』借點糧食回來救救孩子。誰知崔家少爺大門都不讓他走進，罵他是『討飯的命』，還放出一條惡狗來咬他。李春光帶了一肚子恨和氣回來。只好拿定主張一家老小出外討飯。

一家四口在一起討飯勢必養不活，李春光和老婆傷心的哭着，商量一晚，決定男人帶個大兒子，老婆帶走小兒子，分頭討飯。第二天分手時，老婆脫下一件破夾衣，穿在『大寶』身上，李春光接過老婆手裏的二寶，親了幾個嘴，

眼淚滴在小臉上。他們就硬着心腸分開了。

一年一年的過去，大家都沒有消息。李春光帶着大寶流浪在興化、高郵、寶應一帶。頭髮漸漸地發白，背也駝了。大兒子雖長大成，可是又瘦又黃；這時他們那有人生的樂趣！

漫長的歲月，忽忽已過十五年。

去年冬天，東台縣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行土地改革，窮人都站了起來。消息傳到李春光的耳朵裏，他立刻和大兒子趕回家來，在唐洋區分到十六畝田和農具，李春光很快的變成中農。父子兩人立刻忙起家務來了。但是，總覺得心裏有一個大疙瘩——大兒子沒有了媽媽，自己看不見心愛的二寶。

正月初四這天早上，一個中年的女人，站在李春光的門口，呆呆地向裏張望，大兒子正在問她做什麼，李春光走出來，上下仔細地打量着這個女人，他忽然一步跑上去大聲的叫着：

「孩子媽，是你呀！」

夫妻們十五年沒有見面，二寶死了，懷慘地苦情馬上湧上心頭。三人抱成一團，痛哭起來。

第二天，李春光特地煮一鍋大米飯，辦兩桌葷菜，請鄰居們來慶祝他們的團圓。飯後，李春光當着衆人把討飯十五年的木棍、破籃、袋子……一件件拿出來扔了。他要老婆和大寶永遠記住，是誰使他們討飯十五年，又是誰使他們再能團圓。

——蕭敏

宅院換舊主

章邱縣任家寨子有個老鐵匠，名叫潘廣昌，今年六十二歲，他在關外打鐵四十五年，家裏住的幾間破屋還是找親家借來的。兒子二十五歲了，也沒人給他找房媳婦。真是：「灶王爺綁在腿肚子上——人到那裏家到那裏。」

青山區解放以後，潘老漢領導羣衆實行土地改革被選爲村長，分得六畝四分地和一座宅子。

五月初十，周圍的翻身農民來慶賀任家寨子土改勝利，並給潘廣昌「溫鍋」——青山區一帶，有種風俗，就是每逢有人搬家，街裏街坊的鄉親們都要辦些酒菜替他「溫鍋」。大家看到老潘新宅子的大門上寫着：「住新屋永遠不忘共產黨，吃飽飯堅決擁護解放軍」。房門上又貼着一副「宅院換舊主，土地還老家」的新對聯。個個都很驚奇，有的就問：

「你的門對子寫錯啦，今天這宅院明明是換的新主人呵！」

潘老漢笑眯眯地說道：「說來話長，這座宅子和分給我的六畝四分地，六十年前，原是咱家的，那時，咱爺爺被地主逼得沒飯吃，利上加利，三滾兩算，就給了地主。今天還老家了，怎麼能說是「換新主人」呢？」

鐵樹開花

一提到劉允海，城子莊的老少爺娘們，就笑嘻嘻地談說着：「人家說鐵樹開花，扁擔發芽，這句話，按在咱莊劉允海的身上，這才恰當嘛！」

前幾年，劉允海連鞋底大小的地都沒有，整兩年沒有穿過棉衣，母親和老婆，凍得皮都裂了，孩子們餓的哇哇地哭。可是財主家卻連半升穀子也不肯借給他，連半分地也不給他種。

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天，劉允海一家連地瓜葉子湯都吃不上，看着母親病在床上，老婆瘦的像乾樹柴一樣。這種窮日子叫他老婆實在熬不下去，就忍痛撇開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婆婆，出去討飯。這真是：「嚴霜單打獨根草。」劉允海一家被窮日子逼得夫妻骨肉兩分離！

一九四四年春天，沂河東裏好像一聲霹靂晴了天——共產黨解放了這塊大

平原。劉允海也就一步一步直起腰桿兒來了。在土地改革中他分到七畝九分地。

劉允海雖然已經五十歲，現在臉上總是紅潤潤的。舊曆臘月十五日，好像喜從天上來，出去討飯六年的老婆，又找回來了！一家人見面，又高興又傷心；鄰居們也都來賀喜。

他們爲了歡度團圓春節，全家人都做上新衣服，磨麥麵、買豬肉、蒸米糰……陰曆元旦的清早，劉允海看了自己身上的新棉襖，看看老婆、孩子和八十多歲的老娘，再看看牆上掛着的毛主席像，不禁自言自語的說：

「咱們翻身了！咱們團圓了！這是誰給咱們的鴻福！」

站在他身旁的大孩子，指着毛主席的像，天真的說：「是毛主席給咱們的鴻福！」

父母都笑了。

這時滿天紅雲，剛剛上昇的太陽，從他家東窗照進來，照得全家越發喜氣洋洋。

父與子

十月一日傍午，在第五野戰醫院的輕傷病房裏，出了一件喜事：民工看護員閻玉康，捧着兩盤小菜送到剛剛入院的閻德元面前，他一眼看見這個瘦長臉、大眼睛、凹鼻梁的傷員，馬上就像一根鐵釘一樣釘在那裏；那傷員手裏用高粱糝編着一隻籃兒，更使他觸動心機：『咱的喜兒，從小不是愛玩這個麼？』望了又望，倒底忍不住的叫出：

『喜兒，你，你還——活——着！』

閻德元嚇了一跳，抬頭見面前站着一位鬚髮灰白的大爺，他認不出是誰了；呆了好一會，他呀的一聲，跑上去雙手抱着老漢，大叫：

「爹呀！你老人家也還活着嗎？」

二人抱頭痛哭，弄得屋裏另外三個傷員，簡直莫名其妙。仔細聽去，才知道是別離十四年的父子，想不到今日團圓。

老漢說：「兒呀，自從你在民國二十二年出去討飯以後，咱受的苦處，比黃連還苦：血，被「三支隊」（蔣匪所謂「地下軍」）喝淨了！咱堂邑縣一帶，三十一年大旱，幾個月沒落一滴雨，莊稼顆粒無收。樹葉兒都吃光了，到後來找草根磨麵吃。窮哥兒們陷在這種地步，殺千刀的「三支隊」還死逼咱們繳糧繳款。窮人吃草根麵子，屙不下屎來，盡屙血啊！身上去掉黃皮，骨頭就散了；餓死的人在炕上爛了！弄得窮漢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好忍痛割肉——賣兒賣女。」說到這裏，老漢放聲大哭：「兒呀，你弟、妹全被你爹賣啦！」

「娘呢？」兒子搶着問。

「你娘，你娘屙血，六天啥也沒有吃，餓的說不上話來。就，就在你弟妹

賣走的晚上，活活的餓死！咱餓的不能動彈，好不容易才爬到門口，咱從莊東望到莊西，不見一個人影兒，沒法，咱挖了一天，在你娘的鋪旁，才挖個小坑，把你娘埋下……第二天晚上，那個砍千刀的保長，領住「三支隊」又來要命！王八孫子開口就罵：

「媽的皮，你賣孩子的糧食呢？」

「咱還沒有回口，王八就叫『打』，兩棍把咱打昏……醒過來，再也找不到賣你弟、妹的糧食了！」

父子四行眼淚像屋檐下滴水，老漢的鬍子靠在閻德元的臉上直是發抖。兒子傷心的說：「……你兒討飯到鎮江，第二年三月，國民黨的市政府叫咱窮哥兒們去領糧，誰知糧食一粒沒領到，反被抓去當兵。一直當到如今……今年四月裏咱又被騙到新五軍裏扛槍……爹呀，那邊隊伍裏像咱們這夥鄉人，不知有多少！他們不是被抓來，就是被綁來的。他們有誰願意替蔣介石那一幫賣命

呢！就像鄆城以南一仗吧：隊伍被解放軍打得像羣打傷了的兔子，到後來只好拾起大腿來逃命！……中央軍向來把傷兵比狗屎還不如，你兒下巴被打傷了，他把咱們甩得遠遠的。後來，還是人民解放軍將咱抬下來的。要不是解放軍救咱，你老人家休想見兒了！」

父子兩個抱在一起，老漢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在兒子的手上，他悲憤地說：

「兒呀，你知道是誰叫咱家破人亡！又是誰救了咱！」

兒子忍不住兩眶子眼淚，連連點頭，表示他完全知道。

老漢擦一擦淚眼，心裏忽然又高興起來，他感動的說：

「共產黨是個活菩薩——咱翻身了，被趙無常託去的二畝地還了咱家，又分到二畝多。想不到「趙太爺」的大廳屋，給咱們「窮光蛋」住上啦！」

「真的嗎？」兒子詫異的問。

老漢說：『怎會假呢？』父子笑了起來。父親從衣袋裏拿出一包冀南幣來，遞給兒子，他又一字一句的說：『兒呀，現在從咱們陳莊向西看，幾十里不見一戶人家，一、二百個莊村，全被蔣介石的「三支隊」滅了！你要替你娘、替你弟、妹和咱們的親鄰報仇！在自家隊伍裏好好的幹吧，等傷口復原趕快上前線去。你記牢你爹的話，咱指望你當個英雄。打倒蔣介石那一幫，那時望你回來，咱替你討房好媳婦再去工作！』父子又哈哈地笑了起來。

晚上，醫院裏特地爲他們燒盤豬肉，房東送了盤鹹魚，老漢買了燒酒，這一別十四年的閤家父子，借大好月色，飲酒慶團圓。

赫大娘

在平邑縣一個偏僻的山坡上，有一個又矮又濕的土窯洞，裏面住着年老的赫大娘。因為地主的租籽越交越重，地主的利債越滾越多，她老人家的日子就一年不如一年。沒奈何，只好長年度着吃不飽、穿不暖的逃荒生活。三十二個年頭沒有屋子住，三十個年頭沒被子蓋，九年沒穿過棉褲。去年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土地和地主多餘的房院都合理的分給農民，赫大娘也分到三畝地和兩間草屋。這天，赫大娘搬家了，附近的鄉親們都來幫忙，有的替她提着破鍋，有的替她搬着斷腿的板棧。四百多人排成隊伍，鳴鑼吹喇叭，歡送赫大娘進新屋。當大娘走出窯洞時，替她放了三聲土炮，鄰居們還高聲的喊着：

「慶祝赫大娘出窯洞！」

進了新屋，又放三炮，大家又喊道：

「慶祝轉大娘放進新房！」

轉大娘這時的心裏，不知說什麼好話來感謝共產黨才好，她只是張着枯槁的嘴笑了。

——江 聲

出家人還家

章邱縣埠村區，流傳着一個「出家人還家」的故事。

潘家埠村有個破產的農民，名叫李德茂，現年五十多歲。上無片瓦，下無立樁，每天靠下煤坑採煤爲生。他受盡了窮人的痛苦。生有一子，乳名叫根子。十歲後，李德茂窮得沒辦法，只好忍痛含淚送他到序山央國寺削髮爲僧。從此，父子倆你東我西，各自謀生。

言下已過十年。